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中國文學資料叢刊第一種

白居易诗评述彙編

陳友琴

科學出版社

2 037 2969 8

670167

陳友琴編

白居易詩評述彙編

科學出版社



「中國文學資料叢刊」編輯說明

一、這個叢刊的編輯目的，是企圖對文學研究者、文藝工作者、文學教育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和研究價值的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資料。

二、這個叢刊所收的資料大都是經過整理和加工的，但是也有選擇地介紹一些有用而難得的原始資料。

三、這個叢刊所收的資料在形式上不拘一格，索引、年表、校勘、目錄、輯佚、彙編、圖譜以及專論性的撰述都兼容並包。

四、我們誠懇地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意見，也歡迎提供和介紹適合這個叢刊的資料。

內容簡介

本書廣泛地搜集了自中唐到清末有關白居易詩評論、敘述的資料，褒貶美刺，面面羅列，除詩文集、史籍而外，并採集詩話、隨筆、小說、年譜、日記等類記載，集成一編。內容包括一百八十多家的評述，參考了二百多種書籍。在編者所寫的「卷頭語」中，對這些評述作了簡括的分析介紹。書前附有白氏墨蹟及明代石刻白氏肖像，末附白氏本人論詩的詩文及白樂天對日本文學之影響一文，可作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白居易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參考。



白居易像

明成化二十三年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白居易墨蹟

漢傳示未法偏令衆主
闊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
方便保持實質護成無上道

清音急切
音節主次
音節急切
音節急切
音節急切

卷之三 光祐朝洪三日重裝于賓易樓仙題

卷頭語

這是我近年來瀏覽有關白居易詩的評論和記述的資料，隨手抄摘出來的一本小冊子。

過去我讀大詩人陶潛、李白、杜甫等集子，看到所附錄的評語或其他的資料，都是寥寥幾頁，最多也不過幾十頁，搜集面並不廣。汪立名整理白香山詩長慶集和後集，把一些評語和帶有箋釋、闡發性質的資料，都附在有關的詩的後面，不另作彙評的工作（註一）。雖說汪立名所選擇和運用的資料，也頗為恰當，但他所接觸到的東西並不多，而且在汪立名以後的許多清人評述，也有不少可採取的，為了要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廣泛而透澈一些，大有繼續搜集和整理的必要，這便是我輯錄這本小冊子主要的動機和理由。

這本書從中唐到清末大約有二百種的著作中，輯錄出九百多條，中間佔篇幅較多的，如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洪邁的「容齋隨筆」，清查慎行的「十二家詩評」，趙翼的「瓯北詩話」以及愛新覺羅弘曆（乾隆）的「唐宋詩醇」中關於白居易詩的評論和記述。其他書中抄出的，少則一條，最多也不過十幾條，把這些東西彙集在一起，以免讀者搜查和翻檢之勞，未始沒有一點用處。我們手此一編，可以從中看看白居易究竟在一千數百年以來得到多少人的肯定或否定，肯定他的有些什麼理由，否定他的又有些什麼理由。歷來的評論家對他的詩的看法，除掉籠統地「元輕、白俗」或「老嫗都解」這一類流傳最廣的說法而外，還有不少具體的意見，當然這些意見都是舊的觀點。但

也還有可供參考的地方。至於其中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非法謬的東西，也可以作為批判的對象，不應全都摒棄。另外，關於討論個別詞句構造，和別的詩人作品作比較，以及方言、俚語、聲調、韻律等問題，即使所關很小，也一一收錄，可作理解和研究之助。

我們一面輯錄關於表揚他的積極性的東西，主要是談他的諷諭詩如「新樂府」、「秦中吟」之類的記載（註三）；一面也輯錄了許多人對於白居易學道、學佛等唯心主義消極因素的看法。因為要瞭解白居易整個的人，要研究白居易全部的詩，如果能够掌握比較豐富的資料，把歷來許多評論家對於他的優點和缺點的認識和估計，盡可能地多知道一些，是有好處的。有人希望我只抄輯正確的和重要的資料，盡量拋棄不正確和不重要的。我認為既名資料就不能選擇過嚴，如果只談白氏諷諭詩有進步思想的一面，不談閒適、感傷等帶消極思想的一面，好象白居易生平不會有過一點消極思想似的，那就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

厚古薄今的人，替古人掩蓋瘡疤，一味粉飾，把大家認為好的人說成一切都好，本來是壞的地方也勉強說它不壞，甚至於有人說白居易已經衝破了本階級的限制，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了；白居易除了為人民的思想而外沒有別的思想了等等。這真是閉着眼睛說話。當然我們要強調白居易的正確、積極的一面，這是對的，但不能強調得太過分，以至於混淆是非，把「疤痕也當作笑醫」。

白居易自己的作品以及後人評論或記敍他的言行的資料，都可以反映實際的情況，我們不能沒有根據只是主觀主義地隨便亂說。

古人中也有許多因爲自己思想上有所偏好、有所蔽塞，便對白居易有了非常錯誤的認識，如五代時馮贊的「雲仙雜記」、宋李昉「太平廣記」這一類的書，把白居易描繪成爲仙風道骨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家。宋人晁迥所著「法藏碎金錄」這一類的書，又竭力鼓吹白居易的佛家思想，專從白氏談禪佞佛的作品着意推敲。至於「傳燈錄」和「高僧傳」強調白居易是佛門弟子，生出種種附會，那就更不用說了。當然他們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他們是別有用心地誇張和附會，這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加以研究，然後再作批判。

有一件公案，在不少資料中都再三提到過而且在對白居易的評價的問題上也頗有一定的重要性，那便是杜牧對白居易的批評問題。杜牧在他所寫的李戡墓誌銘的文章中，借李戡的話攻擊白居易道：「有元、白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又說：「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我們知道杜牧說這種話，是帶有個人意氣的。原來杜牧和張祜的私交很好，他十分不滿意于元、白對張祜的壓抑，在他的詩文中時常流露出這種感情，如「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有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都是同情張祜遷怒元、白的話。當元稹執掌政權的時候，曾說「祜、雕虫小巧，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名教」等話，張祜因此便不得進用。白居易又特別賞識徐凝而輕視張祜，這在皮日休「論白居易荐徐凝、屈張祜」一文中說得很明白，他認爲杜牧「爲祜恨白，理亦有之」。范摅「雲溪友議」中對此

事也有詳細的記載。我們看杜牧「纖艷不逞」、「淫言媠語」等說法，是和元稹「雕虫小巧，壯夫不爲」的話針鋒相對的。

一個挾有私人意氣的人說話每每不能客觀，杜牧說白居易「淫言媠語」，其實白居易的作品中涉及女人的雖然不少，但不一定就是「淫言媠語」。當然「淫言媠語」的解釋各有不同，有頭巾氣的人只要一談到女人，就是「淫言媠語」。另外的一種解釋就是色情文學。這裏面是大有區別的。杜牧用封建道德的眼光去衡量，他把白居易寫的關於歌妓方面的東西都當作「淫言媠語」，那杜牧自己的「淫言媠語」就更多了，為什麼丈八燈台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呢？並且他說元、白能使「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又說：「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正說明元、白的詩有吸引人的魅力，能得到所謂「莊士雅人」之外的廣大讀者的擁護而且非常熱愛，這有什麼不好！後人對於杜牧這種不合理的攻擊，大都代抱不平，葉夢得在「避暑錄話」，賀貽孫在「詩筏」，尤侗在「艮齋雜說」中都曾一一嚴加駁斥。早在唐末，黃滔就對這件事表示過意見了，「黃御史集」「答陳礪溪論詩書」中有幾句道：

……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千天。然自李飛編者按即李戡數賢，多以粉黛爲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

這是比較公平合理的話。「蓋在所指說如何耳」是說要注意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題材有着怎樣的看法。如果照杜牧的說法，三百篇就不會刪去鄭、衛的靡靡之音，也可以說是有些「淫言媠語」，這些詩也應該在刪去之列了。

這些關於評述方面的資料，有荒謬的，也有合理的，我們要把它搜集起來，然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才不至於無的放矢，遊談無根。上面所談的，僅僅是舉出其中的一個具體例子略為說明而已。

整個否定白居易詩的價值的，有明人王世貞、王世懋和清初王夫之等。王世貞說白居易有「極其冗易可厭者」，「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藝苑卮言。王世懋說：「生平閉口搖手，不道長慶集」藝圃摘要。王夫之說：「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追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袞襡中醜態。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死刑，非已甚也」薈齋詩話。這些人的議論，都有一偏之見，或從自己所愛好的一種藝術標準着眼，而且眼光狹窄，不容異己；或則單憑自己一個頑固的封建頭腦，任意抹煞別人的優點，誇張別人的缺點。尤其是王夫之引用杜牧的話攻擊白居易，很難令人同意。而且所謂「備述袞襡中醜態」，王夫之又不曾舉出例證來，到底哪些是備述袞襡中醜態的代表作呢？有人認爲王夫之所指的只是「長恨歌」以及「和夢遊春一百韵」那一類的詩而言，如果真是的，那便是冬烘先生的見解了。

三王之外，還有一王，也是菲薄白居易的，那就是所謂神韻派的領袖王士禎，他對白居易的評價也很低。他在「鷺尾文」中說：「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這種話對白居易詩說起來也是很不公平的。後來反駁他的人也很多，主要的有翁方綱的「石洲詩話」等。翁方綱最不滿意王士禎「論詩絕句」中所說的：「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拔。詩名流播難林遠，

獨愧文章替左司。」在「石洲詩話」中辯駁道：「……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者，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

王士禎認爲白居易的詩粗俗膚淺，沙中淘不出金屑來，這是由於王士禎對於整個詩的看法上有問題。他強調「神韻」，宗法王（維）、孟（浩然），以爲白居易不講究格調聲音，更談不上神韻，藝術價值不高。其實白氏的詩，在人民的眼中，金屑是很多的，不但崑田、麗水都有金，即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爲金，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王士禎所喜歡的東西，不一定就是人民所喜歡的東西；反之，王士禎所不喜歡的東西，也許正是人民所喜歡的東西。翁方綱說白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正是一語道着，「廣大教化主」的稱呼，自唐宋張爲寫「詩人主客圖」以來，已經得到很多人的公認。只有少數特殊的人物有異議，我看問題是不大的。

以上所舉的某些人對白居易的批評，有的是從內容上來否定白居易，也有的是從藝術的角度來否定白居易。總之，照他們說來，白居易的詩早就應該被淘汰了，然而白居易作品的光輝照耀到今天，而且越照越亮，越照越遠，他的聲譽遠遠超過了批評他和藐視他的人。

這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我們仔細想想的。

總而言之，不論過去和現在，往往有不少人對具體作家和作品進行批評時，不能全面看問題，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餘，肯定白居易的人如此，否定白居易的人也如此。這難道是科學的研究態度嗎？

真正的科學研究態度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掌握新觀點，這是頭等重要的課題。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教導我們：「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足見詳細地佔有材料也是科學研究中一項必要的工作。當然「佔有材料」，只是初步工作，「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是更重要的，但初步工作也必須好好地做，這是無可懷疑的。

我們對於某一個詩人進行研究，如果只讀他的作品，在他作品本身的範圍之外，知道得很少，恐怕很難全面看問題。過去我們有一句話：「讀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一經。」雖然太陳舊了，也還有它一定的道理，值得我們注意。

這本小冊子的編輯方法，起初是採用分類性質，如談諷諭詩的歸一類，談閒適詩的歸一類；分篇的是一類，析句的又是一類。至於就某一具體作品來說，如關於「長恨歌」的歸一類，關於「琵琶行」的又歸一類，這樣分類的好處，對於讀者比較方便，易於檢查。但是編輯起來，存在着困難，有許多資料實在難於歸類，或者歸類歸得太細了，便不免支離破碎，也同樣的難找線索。有不

少同志給我提意見，說還是按時代先後排列，比較妥當。結果採取了這個意見，重新折散改編。可是在改編過程中，發現用作者的時代先後次序來排列，也有困難。有些不著名的作者的時代，難以查考。好在這個小冊子在時代前後排列方面並不是項重要的事，暫時只要求大致不差，以後如發現不妥當的地方，當陸續訂正。

此外，編者在讀書時，偶有所見，隨即在某一條後面，寫一點按語。這些按語，多半也是資料性質的東西。由於編者水平所限，一定也有不少錯誤或者至少是不恰當的地方，希望專家和讀者們發現後，隨時予以指正。

又歷來各種記載，常因互相轉述，以至有不少重複的。編者雖極力避免重複，但複見的地方仍然難免。有時在某種書中應該摘錄的沒有摘錄，常常因為和別的書互見的原故。請讀者不要因為看見某書缺少某某條立即以疏漏見責。當然疏漏還是很多的，必要的補充，須有彙編之二、之三，本書的彙編二字，其實只是初次嘗試着彙集的意思。以後在之二、之三中，還準備收集現代人評述的文章，但這只能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附錄一」是關於白居易本人對於詩的一些看法，免得讀者去翻查原集，因為這一類有關的東西分散在原集中，不大容易一查就得。附錄在這裏，對於讀者是比較方便的。

「附錄二」是根據日本人水野平次所著「白樂天和日本文學」一書的第九章節譯而成的。日本出版關於白居易的專書很多，這一篇主要是介紹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譯者是北大東語系的劉

振瀛先生。我根據劉譯又重新改寫了一下，成為現在的附錄，如果有錯誤，當然還應該由我負責。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得到本所不少同志的幫助，有的替我指出線索去找書，有的替我抄寫和校對，尤其是圖書室的工作同志，不厭其煩地替我找書。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小冊子是無法編得起來的，應該在這裏表示深深地感謝。

〔注一〕 汪立名所編白集中帶有箋釋、闡發等性質的資料，本來也應該收集在這個小冊子裏，但因為汪編白香山長慶集和後集，刊本很多，容易購得，所以在這裏一概從略。但在編者按語中為了說明問題有時也採用幾條。又汪編白香山年

譜和陳振孫白文公年譜（舊譜），本來也可以作為附錄，但因篇幅較長，而且讀汪編白香山集的一定會讀到它，在這裏也一概從略。

〔注二〕 白居易的諷諭詩，尤其是「新樂府」，後人撮作非常之多，甚至封建帝王也在表示關心民生疾苦，摹擬擬態地向白居易學樣。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趕上白居易的成就。這一類的作品雖說都和白居易詩有關，因為價值不高，在本書中概不收錄。

目 次

白居易像

白居易墨蹟

卷頭語

(一)

一、唐、五代諸家評述

元 穎

白氏長慶集序

(一)

上令狐相公詩啓

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爲六韻之作

李 紳

題白樂天文集

(四)

劉禹錫

汝洛集引

(五)

附錄「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詩一首

杜 牧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關西李府君墓誌銘(節錄)

(五)

附「拜經樓詩話」關於李歲之記載一節

李商隱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誌銘并序 (六)

皮日休 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節錄) (八)

七愛詩之一——白太傅

司空圖 與上駕評詩(一作「與王駕評詩書」) (一〇)

附「修史亭三首之第二首」

張爲 詩人主客圖序 (一一)

吳融 貫休禪月集序(節錄) (一一)

黃滔 答陳磻溪論詩書(節錄) (一三)

孟棨 本事詩三則 (一四)

附董奉先「續本事詩」一則

參寥子 闕史一則 (一六)

范摅 雲溪友議二則 (一七)

李肇 國史補一則 (一〇)

王定保 摄言一則 (一一)

張固 幽閒鼓吹一則 (一一)